

條

麓

堂

集

條麓堂集卷之二十四

記

解州重修漢壽亭侯廟記

漢壽亭侯關公者諱羽解梁寶池里常平村人也以忠烈事漢昭烈皇帝具國志建安二十四年歿于章鄉迄今千餘年矣英爽昭昭廟祀且遍天下而唯解之崇寧廟者規制尤偉而靈應均之蓋其所生地然也廟在治城之西百步許宋祥符中勅建元祐復勅重修歷金元以來或以地震或以兵燹廢而復興者屢矣侯歷代俱有贈謚國朝洪武初始復原封春秋崇祀載在令典每

歲四月八日相傳為神受封之辰遠邇士民齋緇趨
祭祠下者無論數萬計商賈以貨至者至不容于市焉
邇者嘉靖乙卯河東地大震廟復就圯士民靡所瞻依
思以葺廢繕新以創殘之餘未能也時天子軫念遺黎
妙簡良牧以陽信令王君維寧上政最俾典是州君祇
承德意詳求政先始至謁神喟然以興廢為任曰神民
所依也古者天災流行珪璧斯罄矧祀典所載人紀所
關而威感焯焯者哉于是捐俸金若干香火餘緡隸于
公府者復請之監司得金若干賦市地之塵若干邑之
士民以及四方之助施者又得金若干共計若干金遂

選材諏日鳩工興事其石與木之朽蠹者易之堅緻者
叅用之址因乎舊而制加隆焉經始于丙辰六月越戊
午某月而工完于是為正殿者五間仍環以石楹為寢
殿者三間東西為行廊者數十間內外有門陳樂有櫺
翼翼煌煌還舊觀而丕新之矣解之人士戴王君之仁
而樂神廟之有成也廼其父老輩執鄉進士李君水所
為狀走蒲屬余為記余惟神之功烈在史冊忠義在人
心英爽在天地雖走卒牧豎外及蠻貊無不畏且敬者
不假言也特以翊漢之志燭于日星直欲嘔高光之燼
而復燃之間關險阻百折不變功垂成乃為吳兒所撓

此其忠憤義烈有不緣形以盡者則夫煜燭磅礴于宇宙間歷千載而益著者蓋所謂得一以靈也生為烈士夫歿為明神是以顯護在國威庇在民靈爽感召時萬時億即夫昔者沔陽鬱攸之警以及茲者河東土崩之變金石焦流棟宇摧裂而神像嚴然自如亦靈異之一端哉夫神秩于祀典且顯貺赫赫達于上下則夫故里之廟其不可後而先也審矣王君聰明正直與神合德鼎建明祠寅恭膺蠲亦誠知政本矣解父老曰自吾君之臨郡也百廢具舉三時不驚綠旗兵甃城垣而武備周繕學校建書院而士習興鄰里甲平獄訟而民心悅

坤變凡履數邑而獨吾州獲蘇焉茲殆神之佑與余以
為然因併記之以告于嗣事者

蒲州重建河瀆西海神廟記

皇明奄旬萬國徧禮群望凡是嶽鎮海瀆咸就其近域
崇建祠宇令有司歲時修祀國有大事則特命使臣將
祝幣往焉蓋自郊社而下其祀典莫此為重蒲郡介在
河曲當禹貢所稱龍門華陰之中重岡連抱川靈聚結
故西瀆大河崇祀于是而以西海附焉其廟制閑鉅正
統中知州事關西張侯廉奉勅修建歷久漸敝會嘉靖
乙卯坤變遂一切傾圮雖頽墉斷木靡有遺者有司歲

時掃壇以祭天子前後凡遣使三至亦咸祇陳香幣露
禱而已殷禮弗稱神罔攸宇風雨舛期歲祲屢告至隆
慶庚午夏河水暴發瀰漫郊郭奔湊西北二閘幾及城
腹是時淮徐間連歲河決漕道艱阻議者咸謂神宇宜
以時葺用祈靈貺于是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楊公綵巡
按山西御史饒公仁侃桂公天祥俞公一貫會檄河東
守巡叅議馮公叔吉僉事劉公宗岱相垣址議規度以
重修二廟為請天子俞焉其經用所需即取之三院歲
餉贖鍰之餘者而以州帑裨之經始于隆慶壬申十月
越再歲萬曆甲戌某月而工竣二廟並峙左河而右海

廣輪崇庠無尺寸異其為正殿各七楹殿後為寢殿各五楹殿東西為風雨雷電祠凡四座楹殺寢殿之二其儀門楹數準寢殿焉堦墀內為井各二俱覆以亭碑亭視井亭之數建儀門外其外門則以大坊表之內環以連廊以楹計凡二百八十有六外繚以磚墉以丈計凡三百三十有二以及宰牲有亭齋宿有所而制度大備矣廣廡翼翼焚燎高舉邃靚軒豁金碧輝耀信足以永奠明神係一方之瞻向已郡守陳侯以朝屬維為文紀成將勒諸堅珉以徵久遠余惟名山大川類能興致雲雨潤澤萬物施德博大故歷代尊奉咸秩祀典河初祠

朝邑唐開元中以西嶽祠華陰兩俱重典慮有司裸將靡逮遂徙河祠而東所以致清肅便供事爾我高皇帝釐正嶽瀆名號刪定禮秩薦享牲幣靡有登殺又嘗御製祝詞遣功臣將祀蓋聖意之隆重如此良以嶽瀆之澤物同則其報禮同也乙卯之變嶽瀆廟同圯廼嶽廟匪久即復合二郡之力徵費凡一萬餘金以速集厥事河海廟乃委為瓦礫區者且廿年莫能興也陳侯肅承明命知國之大事在此既不欲苟且取具以俟後人又不欲加賦及民以滋衆擾殫心夙夜惟求以隆國典要神休是務于是監司諸公嘉其工繕之鉅商較財用慮

有不給謀所以佐厥費者廼總督宣大王公崇古則以
軍門俸給巡撫朱公笈則以各色會稅香課布政使史
公直臣則以帑積羨銀分守馮公叔吉則以罪贖以及
官民之義助河堤之贏積通計凡九千餘金蓋費視嶽
廟之半而閎麗幾與埒矣用省而財不匱事集而民不
擾神用悅懌歲以大穰信可以答天子尊禮方望懷保
兆庶之深意哉是用紀其興建始末稽經費述規制俾
後之嗣事者得有考焉是役也檄委而監督于上則平
陽府同知王大夫敬朝夕工所綜其綱目則蒲州判官
曹君廷相其奔走于下則榮河縣典史李子田倉大使

侯汝封成效有勞勩云

夏縣修建廟學記

夏縣學初自宋代考之邑志自成化己亥縣令楊通氏
嘗重加修葺迄今且百年矣殿廡穿漏籩豆率畧神用
弗棲靡稱明祀堂齋庠隘黌制多缺士罔居業人文載
鬱隆慶辛未鉅鹿陳侯世寶來令是邑觀而感焉慨然
以崇建為已任顧帑鮮羨儲廼糾邑民有行誼者若干
人俾出貲佐經費莫不悅勸遂請之當道庀材鳩工以
萬曆癸酉三月一日始事首葺大成殿及十哲神室補
其祭器之缺陋者乃移明倫堂由舊址而北且三丈甃

其基崇五尺廣其齋各六楹敬一亭移而北準堂為度
甃基崇八尺此因廟學之故飾而廣之者也殿前為石
欄廟門外為泮池此則廟制之未備而增建者學東為
尊經閣閣前為池閣左為射圃亭閣右為官廳此則學
制之未備而增建者因徙學門廟左為育賢坊以表之
迄八月而告成事侯廼述興建始末介友人夏生王誥
張應舉走蒲請余為記夫夏古安邑北境也大禹蓋嘗
是都書稱禹文命敷于四海聲教所訖當自茲地始但
夏禮在夫子時已不足徵今固無可考見然謂之曰文
命曰聲教意其典則所詒必有煥然可觀者乃總其所

尚則尚忠之一言蔽之夫忠者本其心之專確言也體此斯為質爾飾此斯為文爾故夫子四教文與忠並舉焉良以匪忠且為利巧不慙之文非聖門所貴也國朝敦本實以化天下俾士之學六藝者一以孔氏為宗宮牆俎豆蓋舉禹貢要荒之域靡不然者邇因士習稍靡屢下崇本之詔其欲損周之文用夏之忠意殆切切矣夫忠非直情徑行之謂蓋禮政之原也昔夫子贊禹非飲食而致孝鬼神惡衣服而致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曰無間然則忠之為訓可見今學者莫不誦法孔子主忠信從先進蓋習聞焉迨出而從政或舉所學

而弁髦之則彌文弗情之流弊也陳侯廉勤宣化于民
以心相與大報本急先務求以祇妥明靈作新士類而
民相率歸向好義終事如此篤矣哉用忠之明驗矣士
生文命故墟尚忠遺俗故所習者由是服侯之訓而益
嚴其事心之學居鄉則為貞士立朝則為忠臣一自心
之專確者出之爾豈有待于外與若二三其德徇外華
而忘中實不唯賢侯所以作興者云何而亦自媿于其
鄉之遺化哉余既懿陳侯之績嘉與叙述且申建學立
教之本指俾鑒之豐碑永為吾黨二三子之忠告云

神木縣重建學廟記

神木古麟州地密與虜接在中國為絕塞是故武備急
焉列屯置戍民日習于騎射至于教化禮文之事長人
者非無意焉不遑及也國初建廟學于縣治東南規制
湫隘且近市自正德辛巳而後廢而不葺者殆六十載
雖殿廡僅存乃鞠為茂草墟矣隆慶辛未憲副河東張
公奉特命治兵于此喟然以興建為已任且不欲動民
周爰經始必慎必備木取諸塞外出永興堡而北百有
五十餘里石取諸東山丁役取諸鎮羗府谷二城守卒
工費取諸公罰不足乃以本道贖鍰佐之工始于壬申
二月十日迨八月晦告竣事廟建舊明倫堂所徙而東

者復四丈明倫堂建在廟西廟殿凡五間東西廡以間
計者十有八前為戟門又前為櫺星門又前為泮池石
橋殿左右為祭器庫為經書庫門左右為宰牲所為祭
厨所為鄉賢祠為名宦祠其啓聖祠建在廟東明倫堂
凡五間東西齋為間六中為儀門左右為義路禮門後
為敬一亭廟左啓聖祠後為教官宅廟西大道左樹文
廟坊以表之閑敞鉅麗視舊制不啻倍蓰宰曰重葺寔
惟朔始也已夫孔子之道所以紀綱人倫翼宣王化天
下古今所共遵習即邊鄙與內郡何異士莫不誦法孔
子一旦服官疆場即皇皇戎馬間不復以教化為圖乃

至列城數十鮮聞絃歌聲豈以揆文奮武政固各有急
耶殊不思即戎之本先于教民人人修其孝弟忠信之
行則秦楚堅甲利兵可使制撻而撻王畧所恃固不獨
在競勇為也是以先王之制兵出則受成于學入則釋
奠以訊馘告觀泮宮所以頌魯僖者有可徵焉夫苟教
之不豫而區區示禮示信以徼一切之功雖得之君子
不貴矣張公以宏材遠畧颺歷邊塞所至必為百姓興
長利為國家建久遠業其在神木繕城壁數甲冑利器
械豐儲衛軍容振肅而尤加意文教若此可謂知先務
矣工既成延安府通判劉君弼寬神木知縣喬君承詔

以公所續創建事畧來徵余為記余乃志其顛末併原
先王立教深意以貽之使後之嗣事者有述焉張公名
守中聞喜人今陞巡撫延綏都察院僉都御史云

蒲州新鑄文廟祭器記

自昔立學必先釋奠先師其禮樂之器既具則饗且用
幣告成而後從事焉慎之至也今天下郡縣皆有學崇
祀先師具有令式其登降酬獻之節牲幣粢盛之數有
司者歲以春秋舉故事無或墜至于器皿有備有不備
賢守令非無意焉顧以財用出納之艱而遷代傳舍之
遄及也則率循襲取具而已非所語乎竭誠盡物報本

事神之道也歲壬申鳳陽陳大夫來守吾蒲既蒞事謁
廟諏知祭器闕陋愀然興嘆思有以易之而雅不欲煩
諸民索故藏有勝國時刻漏廢匱一具得銅四百斤有
奇乃召攻金之工范而冶之于是為香鑪者三十有七
大小凡二等為燭臺者以耦計三十有八凡三等為爵
者百有四十蓋舊瓦沫者埏埴者及編竹之陳圯者至
是悉以銅代而禮器彬彬改觀矣遂請之學憲洛陽劉
公將刻石廟隅貽諸典守者儒學學正毛君充善訓導
王君惟垣宋君世臣李君逢貴率諸生儼然造余屬為
記其成事夫古君子之承祭祀事神祇也必內盡志外

盡物故器皿不備則不敢以祭若是乎器之不可不慎也禮之所由著也大夫方從政而先加意于事神覩禮器之不中若不能一日以自釋者乃取百年缺典一舉而完美焉蓋由志之盡于內者出之視古之君子之行禮也其合矣夫是可紀也余因為之本事原陳器數用垂諸久遠抑以引事神之慎于不忘爾大夫名以朝起家卒未進士江西寧州人

薛文清公從祀孔庭記

孔子之道根本人性麗於倫理敷為禮樂刑政民生日用之則其詳具在六經古今天下不可一日離者故萬

世之崇祀無窮然自禮垂釋奠先師之文後世協義起禮于是有配享從祀之典蓋一時及門之士無不與焉其自漢而下諸儒必其言不詭于聖經行克由于彛訓足以發明斯道扶翊人紀者然後得俎豆其間非是族也則不在祀典爾矣蓋嘗觀廟廷兩廡所列自七十子外漢世儒者彬彬矣而宋為盛若隋若唐若元各一其人而已雖代異人殊要皆後先相望使孔子之道歷千載而常新者人極不廢則諸儒之從祀亦無窮也國朝文清公敬軒薛先生當正統天順間講道河汾慨然自任斯文之重其學以復性為主嘗曰六經語孟一言以

蔽之曰性又曰道不明者性不明也聖賢傳授不越明
此性行此性焉爾嗚呼盡矣其踐履篤實造詣崇邃自
一語一言推而至于終身大節靡不曲中矩矱晚年玩
心高明超然自得今其遺書存者若讀書二錄精切簡
正鑿鑿皆實際語讀之使人檢束身心躁妄于焉盡遣
堅定志氣昏懦以之有立卓矣孔門性學之真傳考亭
魯齋而後一人而已先生既歿學者仰之不啻泰山北
斗議者咸謂從祀廟庭無忝迄今且百年前後以疏請
者無慮數十上亦可以見人心之公理矣邇者性學漸
晦士夫所趨卑者溺詞章功利高者則假借禪幻亂

性與天道之真有識者慮焉求所以力挽頽風屏詖黜
遁使殊方異指不得為孔道病者莫先于表章正學崇
顯真儒曉然示天下以所當趨于是言者請以先生從
祀廟庭蓋亟詔禮臣集廷臣議罔不協者帝乃祭告先
聖命司空造先生主命禮臣捧置太學廟庭春秋從享
由是遂詔天下郡邑如太學例列祀焉時隆慶辛未冬
也先生蒲之河津人張侯汝乾謂百年曠典適舉于是
時也雖公祀徧寓內乃其故里不可以無述爰問記于
余碑諸大成門左用識始事云其諸請奏章疏及禮臣
會議之詳文多不載刻在別碑中

涇州重修儒學記

高皇帝定鼎之二年詔天下州縣立學而涇學之初越在七年則以關隴後平故也夫涇秦之西偏也西邇罕开北鄰獯鬻安攘所寄疆場為棘是以上之人恒汲汲焉至于禮文俎豆之事多未遑也沿襲以來廟宇傾頽垣墉剝落學術放失人才尠少三歲之選靡與計偕者盖有年矣嘉靖丙辰東海胸岡遲公以行省叅政來綏關右始至謁夫子廟遂進諸生而課試之喟然以興起斯文為任曰先王因俗立制武衛文教同服異施固内外之勢也然出師成謀受俘大射天子咸于辟雍就焉

而淮夷之功出入在泮豈不以底定之績因于教化也
矧聖明聲教西被流沙而使子衿之剌形于成周之圻
地可乎再逾年政既成矣廼庀材鳩工選時經事吏殫
其勤工獻其巧民既其力經始于丁巳六月越歲季而
功成于是殿庭門廡堂祠齋舍扶傾易蠹崇有增無規
制弘闢丹青煥發朝夕有所供其講習春秋有所將其
裡祀公于是時進諸生置之講幄通貫品倫剖析疑義
期以弘教宣風作人謚國甚盛舉也涇守李君某走河
中俾余式叙其成永憲于後余惟民受之中罔間遠邇
而才賢之出徃徃因地殊焉則教化之由也昔蜀人未

知學漢景時郡守文翁始起學于成都市中教民讀書
數年蜀地之舉于京師者至比齊魯而司馬相如遂顯
名于時閩人未知學唐建中初觀察常衮始設鄉校使
作為文章親加講導由是歲貢士與中州等而歐陽詹
遂顯名于時迄今二方之士彬彬然盛也夫地匪易域
也民匪易人也前後異時質文代變轉移導化之機端
有由矣夫涇固周漢之內服而非限隔山海閔于聲化
也自前代燁有哲人非若卉服鳥言也胸臆公東魯世
儒究心經學其所以為教又匪徒以藝也涇水回山汪
涵磅礴渟靈蘊奧將必有大發于人文者非公其孰能

啓之司馬相如歐陽詹出而二公之教道以光彼固邈
陬之民藝文之化也而謂涇之士無人哉詩云肆成人
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胸岡公其可謂
無數矣譽髦之頌余將于日月俟之

江西重建貢院記

江西貢院闢在會城之東大湖之北者其舊址也稍西
為陽春書院其改建以取士寔自壬午始今歲乙卯陞
察御史某人司監臨為復建于故地先是己卯之變舊
址燼于兵燹院遂西徙而學士大夫重失厥初往往欲
復之歲且三紀而卒莫之更焉則改作之難也迺壬子

試既竣新院以舊攸廢今御史遂考往牒稽會議區因
乎舊材取乎新鳩榑析楠磬石埏埴畢堅畢好堂戶宇
厠畢宏畢備畢嚴畢戒堊丹黝漆畢明畢具故考試有
所分經有次監試提調及諸執事者有局生儒有舍堂
曰至公樓曰明遠且垣以崇墉繚以複道扃以重門表
以角闔工欬巧吏効勤官殫心民輸力經始于某歲某
時幾閱月而工畢雄敞壯奇增暉舊貫蓋院以己卯徙
以乙卯復固亦有天數乎御史遂告使長安俾予為記
予惟文教之興關諸國運地靈之鬯相在人謀江右襟
帶江湖古稱物華天寶之地蘊涵靈液炳在人文先後

揚休備存望覽灼然可睹也迨我聖朝啟運薄海維新
而匡廬彭蠡之間魁英奕出視古為烈故祖宗因地取
材永垂鴻式解額之廣兩京之外莫先焉二百年来獵
顯科歷要階黼黻洪猷宣元化幾當天下什四要其
迹皆是院之所進也顧以逆豎煽克遽移他所夫百年
文物之淵賢才之府化為公宇鞠為榛墟學士動心焉
然難變于久也今皇上垂情治術寤寐賢豪御史奉揚
德休作興文治若變于天時揆靈于地紀協順于人心
起鴻制于三紀之餘還舊觀于百年之上予以迓續豐
休振揚士氣使與試於茲者仰止先賢思齊效武將不

為鼓舞人才之一助乎且語故國者致重于喬水思盛
德者喜聞其遺樂矧人才為邦國之損而貢院廼人才
之藪宜其為喬水遺樂也予故于重建之舉而樂其成
績如此云

河中書院新井記

當蒲城東五里許峨嵋岡之南原有河中書院者建自
正德戊寅前給諫北地呂公經謫貳于此撤東嶽行祠
為之連廊靚深叢栢鬱茂下瞰城市不與囂塵接郡諸
生多寓以肄業誠精宇也顧其地去水遠舊有雙井以
汲深凡二十餘仞經嘉靖乙卯坤變堙焉書院亦廢隆

慶戊辰分守少參江右歐陽公修復書院顧舊井不可
理乃別鑿一井供用未幾復堙諸生咸取水原下往返
迂遠日用殊勞頓萬曆癸酉冬杪余偶過書院諸生張
楠輩以告時州判官公安曹君廷相署州篆余為語之
曹君遂召工相地諏濬治之宜謀所以為堅久計者蓋
其土有流沙鑿未半沙即空涌出凡為井原上者遇沙
則極力淘汰易以良土實其旁空即以磚甃之四週既
固迺復下濬遇沙即復如上法治之汰沙務淨盡築土
務堅實甃磚務密理夫然後井乃可久不則隨鑿即堙
戊辰之井是已曹君乃命工如法濬甃之比及泉得水

其別異于他井仍為亭其上以覆之于是諸生咸訢訢
相慶得所未有乃徵言于余以不忘曹君之施余諗之
曰諸生之群處而學于是也豈獨誦習文字已耶蓋將
以致其道也即曹君之為井豈獨使諸生朝夕已耶蓋
將以相諸生之致于道也夫道譬則泉焉學譬則掘井
焉泉之深也難及也中復以沙淤之匪用力之勤焉泉
不可幾矣道之高也難達也中復以欲間之匪用志之
篤焉道不可幾矣是故已能克則沙之汰者淨矣禮能
復則土之築者厚矣故能主則磚之甃者固矣無有事
而忘無畏難而止優而游之厭而飲之而道未有不致

者矣此及泉之說也諸生既聚業于是朝夕汲焉朝夕
警焉庶幾觀掘井而得為學之道乃可謂不忘曹君之
施也已不然群居而言不及義飽食而無所用心雖終
享井漂之利亦何益哉諸生乃唯唯而退余遂以是說
歸之曹君俾刻石井隅用永為諸生所觀省云

懷慶府修建河內縣河渠記

河內在中州稱沃壤故賦入倍它邑其地饒水泉浸灌
之利蓋沁水自太行南出由枋口而東會堯王泉水又
東丹水注之丹沁之名古今甚著堯王泉不見于傳記
徵之水經註五行之阜丹沁之間有邗水出焉在野王

西北疑卽此水云沁水之溉田蓋久其易枋口以石門
則自魏興農中卽將司馬孚始其表云雲雨由人爇濟
不困民到于今賴矣其後一見于唐河陽節度使溫造
嘗奏開懷州古秦渠枋口堰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
田五千餘頃再見于元懷孟路揔管潭澄令民鑿唐溫
渠溉田然皆沁水也其鑿丹河以利民不知始于何代
考郡志所載沁水凡引為支河者五丹水凡引為支河
者十有八獨堯王泉先未有引以溉者然丹沁諸支河
特其名稱存郡志耳其渠堰湮廢水脉開塞者且過半
故今河內民力稱凋敝于曩時隆慶丁卯文安紀大夫

來視郡事毅然以興廢起疲為任繕城隍均田賦節財
用肅綱紀百度駸駸舉矣踰年值歲祲大夫多方注措
謀所以佐百姓急者或以水利告大夫聽之即躬率僚
屬升丘降隰徧搜陳迹質諸野老之識故實者因得夫
䟽導興建之宜精心內畫具有成算乃白之分守陳公
委郡倅臨汾喬君某司其事徵丁夫于居民之瀕河者
分其役捐俸金百佐其費儲賑濟穀四百餘石給其食
鍾釜既備百里具作工殫吏勤晨昏有課甫閱月而功
告竣矣蓋凡大夫所闢創河渠六在沁水有曰通濟河
曰廣惠北河曰廣惠南河在丹水有曰康濟河曰普濟

河又引堯王泉為惠民河通濟即郡志所稱廣濟水經所謂沁水南出為朱溝水者歷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入黃河延一百五十餘里意古秦渠唐溫渠大較此耳夷塞積久漫為平野于是浚而廓之岸口以丈計者六底半之深十丈其派引而旁出者十有四焉中為石閘二廣惠南北河俱自濟源縣東石梯取水岸口視通濟得三之一底視岸口得四之三深一丈北河長四十二里派河十中為陰洞二大小閘九南河長三十三里派河十有三中為陰洞一橋二閘如派河之數二河俱復入沁康濟自趙家庄取水闊一丈五尺深半之派河十

有一中為石閘三橋四普濟自翠筠觀東取水閘二丈
深得其十七派河十中為石閘二石橋五陰洞三二河
俱長三十餘里次第入于沁惠民自泉源取水闊七尺
深倍之派河六中為大小閘五長一十五里亦附廣惠
北河入沁其舊丹沁支河之可葺理者悉為之啓其壅
暢其流焉由是四境之田無不受水利者河內喬尹翔
鳳謂大夫是舉且貽懷民百世利欲勒諸堅珉以垂示
久遠廼纂述顛末屬史維記之夫河內自秦漢來民擅
河渠之利其䟽浚築捍防害永利當必代有作焉乃今
上下數千載間溫節度渾總管之外無聞焉二公固哉

樹閼鉅餘豈繫無人特以紀述不存故耳且元史載總
管功猶唯曰沁則丹水溉田不越勝國國初時耳今其
作者名氏已遺佚不可覩矧遠而千載下哉大夫並浚
三河其興建視溫潭尤偉不慮後無聞第以作法貽遠
欲使來祀可述儀鑒不昧當必於斯文攷焉大夫名誠
字勉夫由工部郎出守懷慶起家己未進士云

延綏鎮修邊記

延綏並北邊為塞東起黃河壩而西接于寧夏境延亘
千有五百餘里其繕塞為垣寔自青城余肅敏公始當
其時虜患未甚熾其垣堵庫薄取足限內外而已比虜

入屯河南侵軼煩數肅敏所築垣歲久僅餘殘址正德中楊文襄公乃擬為巨垣遏之冀以時休士馬力驅之北渡為猷甚壯工方興文襄代去嘉靖初王恭襄公視西師度虜未可即驅而文襄所繕垣去軍營遠據守不易乃尋肅敏故蹟繕之畫為三段自定邊而東至于龍城為西段自龍城而東至于雙山為中段又自雙山而東至于黃甫川為東段西段最為虜衝其防禦之阻亦惟西段最急故役興自西段始工未半恭襄復代去嗣是諸公蓋皆相繼繕之或數里而止或十餘里而止而前所築垣間復隕壞蓋自隆慶中而西段之工始竣其

東中二區不暇及也然延鎮卒前此稱驍果為虜所憚
其為守禦不專恃地利近以虜數闖畿輔歲徵選鋒萬
餘入衛者幾二紀奔命往來耗敝且極虜矚延卒不足
憚靡歲不內訌而五原北地間蕭然不支矣今巡撫太
中丞大石張公初以臬使分巡榆西西路自邊垣外凡
郡邑屯衛其城多不足恃文武小吏至有露居無公宇
者公亟為經營之兼城三壘地墾營田萬頃餘歲徵租
供軍費軍府用以強富已調公巡榆東復為葺城堡飭
公廨不啻西路然而自建昌抵黃甫川若干里邊垣以
成即王恭襄所畫東段地也天子嘉公治西事有績謂

公任事忠乃進公中丞付以全鎮是時虜歸款奉約束不敢輒寇塞矣公益汲汲為桑土謀若虜旦夕至者乃首增築鎮城崇視前加一倍闊三之重樓其四隅甃堞以磚其諸公宇倉庫學舍祠廟一切構葺之于是繕鎮城以北邊垣西接鎮靖東連建安凡三百餘里蓋恭襄所畫中段地也其地多水大小河無慮百餘且沙礫叅雜艱于得土故前後無敢輒舉工者公周爰審視具有規畫凡石砌大河口二土築大河口四石劄水洞暗門八十有三水口四十有五水眼五十有一水道四百三十有二由是汎濫衝決之患悉所不畏而全鎮亘北邊

千五百里崇塘蜿蜒屹為巨障矣是役也役軍丁不及
三萬人三年而終事用銀兩十萬二千有奇公乃疏言
其狀詔下司馬氏司馬氏曰榆塞邇虜且平土無關閼
自虜匪茹建議者率先修守非一人非一朝矣而卒莫
能舉事者則以延袤廣邈工不可計日就役民衆而經
費夥耳茲鎮臣能于三年中城千里塞無加役無厚費
法當徵實而大賚之以風諸鎮天子聽之特詔夏官大
夫徃覈其績于是備得公措置規畫之方調劑樽節之
用種種甚偉天子乃晉公右副都御史錫之金幣勉以
修廢恤疲圖畫戢守用顯竟于前猷蓋異典也榆之文

武者彥總兵姜應熊舉人馬希龍等以及屯隊閭閻父老子弟感公保障功且為延人百世永庇屬鎮人藩叅榆浦崔公以手狀述公建創之詳及諸蒐卒乘庀器械完倉廩固帑蓄汰奸宄豐軍實諸嘉政至備以余叨從太史後祈識其事于石俾其後世尸祝公者有所攷云公名守中山西聞喜縣人

平陽府襄陵縣新建磚城記

襄陵舊築有土城圍凡六里許既庠且薄不任防禦其增崇培厚且環而甃之以磚也則自今歲戊辰始襄陵在河東為壯邑河東地險塞北有太原雲中為之外障

入皇朝二百年餘民不見烽警故城池甲伏所以為禦侮計者率散弛不理列城盡然不獨襄陵也去歲丁卯虜乘邊吏之不戒闖入偏老蹂躪汾嵐間攻陷石州殺擄極慘遊騎且掠及霍州北境于是河東大震民四顧遑遑莫適保聚虜既去監司乃下檄諸郡邑築濬城池督促旁午惟時守令或浚財殫力民怨蜩興或慢令愒時文書苟具武安侯方視襄陵事顧獨為之深遠慮曰設險禦暴即在承平不可忘桑土計矧虜匪茹時耶廼相舊城繫其高二丈有二尺曰何庫也增而崇者五之一繫其厚四尺耳曰何狹也培而闊者五之三襄澤

邑也土濕易墮則為之陶磚而環甃之石其址經始于仲春之吉五閱月而工完用民力月不過一日凡費緡錢大約八千金止耳初侯念後興費鉅顧帑無羨蓄而又不忍箕歛于民乃屬父老子弟而胥論之俾各以力自效因捐俸百金以倡于是寮佐諸屬各出俸有差而鄉宦士民慨然樂輸有以千金自占者矣侯乃擇民之質實有幹局者數人司其出納吏胥絕不與事完官為考覈朮胸而已其措置詳審號令明信情愛懇惻民用丕作方役之興也築始于東面役人則聞墻內若雷鳴者三悉有蛇出土隨以裂侯異之訊之父老為祭姑射

山龍神其異即止及是城成襄人以為有神助焉余觀圖經及寰宇志載劉元海築陶唐金城時蛇媪之異竊謂語怪乃今去其時千餘載矣土人猶能識其神而變幻亦相若得非山川融結固有靈奧不測者耶宋侯勤于民事幽鑒于神屹屹崇墉成功不日興大役而神人用和若此亦何有于外侮哉侯名之韓余嘉靖乙丑春聞所舉上又宦于吾土故知侯為深且幸襄人之有永賴也為述其興建始末俾後有考云

平谷縣修城記

平谷古漁陽地北與胡貊鄰城郭溝池所以為防禦計

者自昔視內地為急然今圻邑也又介在四山中峰警視諸邊差少是以守土者易焉而備禦蓋踈縣舊有城池歲久夷陲攀堞往來不異周道今尹任君彬既視事思以興葺之顧歲祲財詘未足役也癸亥冬虜馬奄至城下任君部率市民分地設方畧以守虜門于城殪其酋二人陴內始免于危虜既引去任君乃禮延邑之名德巨室閭長黨正諭將有事城池為捍圉永策衆驩然稱便乃上其事監司監司咸是之撫臺雲中溫公令守軍採薪燒灰以濟其役按院洛陽董公檄贖鍰百金以佐其費其諸當道悉有金穀助焉任君廼自理百餘金

士民倡邑衆開磚窖百二十所以陶于是諏日戒工
富效財貧出力吏殫勤工獻巧城以丈計凡周六百五
十撤而修之者過半城舊高二丈五尺增築五尺俾益
崇又于城四門各樹以樓扁其東曰挹盤西曰拱辰南
曰迎沟北曰威遠城隅增舖舍四又濬其隍丈餘沿塹
悉植以柳當四門之衝置便橋焉經始于甲子閏二月
廿日竣于是歲六月之望凡五閱月而工成城峻而堅
池深而闊屹然改觀民有固志矣任君廼述事本末問
記于史維維惟備禦不虞政之善經故城郭溝池之固
雖襲承平處中夏猶不可一日無戒心焉而矧關塞耶

顧列城十百傾夷者半寇至常苦無備何哉則用民之
難耳蓋患貴于防微而民難于慮始未覩其害而先勤
之則勞且怨雖告之以必然不信也平谷城池之建在
先無所考而唯見于成化丁亥巡撫閻公之疏請其所
述規摹建置在當時稱雄厚矣後五十餘年當嘉靖壬
午而始重修之以礦徒之變城已不能支矣迄今又四
十餘年因虜警乃復修而加壯焉蓋民有所創則其趨
事也易興大役動大衆不得不因乎民耳任君蒞平谷
幾六年扶掖極羸煦煦然如慈母之于子而且為之防
患深遠其所以舉羸于力詘獲遂有成事者唯民之因

加以賢監司提持而佑濟之者弘也昔成化丁亥城之始建也寔惟巡撫閻公嘉靖壬午則巡撫孟公重修之今茲之舉又唯溫公是賴此三公者域民翰國先事謹備其雄畧著在疆圉者前後較若畫一也而茲其一節云

廣平府臨洺鎮修城記

去廣平府治之西五十里紫山之麓聚廬數千依洺水而處者有曰臨洺鎮焉國家奠鼎燕京廣平近為甸服鎮當畿右四達之達使命冠蓋之所往來四方萬國朝聘貢賦以及西南徼外蠻夷歲時享獻之所出入水陸

舟車商旅貨賄之所叢赴地要且壯不啻一鉅邑然為
之城郭溝池以保聚防萌有的然不可已者然以非邑
治也闕焉嘉靖壬寅辛丑間太原再有虜警前太守陳
公俎深惟于鄰之戒環民居創土城一座延袤計六里
許歷歲凡二紀餘于今矣霖潦崩衝阨圯過半內外靡
限民罔攸保今太守崔公大德念之檄諭鎮民以保障
久遠之利民相與競勸以輸其力又捐俸入埏磚以佐
其費民益相與競勸以輸其藏材用既具畚鍤丕作完
漏崇庠培堅增壯甃睥睨而墻之築四隅而石之且各
建樓其上蓋役不踰月而巍然壯觀矣時丙寅夏四月

也鎮人司馬大夫李公堯德德太守斯舉欲紀諸貞石以垂永久廼述繕叙始末問記于余余嘗道河洛趨都導太行而北既盡司豫之境與圻服接則臨洛其首程也民居繁衍物產豐熾其山川控帶形勢風氣屯結彌望鬱鬱儼然一都會矣竊怪昔之辨方畫邑顧獨遺此何故及攷史志則見所謂臨洛者本漢易陽縣也隋易今名其廢而為鎮特自宋熙寧始是知熙寧固多過舉也邑必有城邑廢城亦隨之遂使數千室居民靡所蔽護無論外侮即聞草澤有眇小呼嘯老幼遑遑終日夕莫敢安處矣此其計宜不容一朝緩者由熙寧而來且

五百載而太守始成之非夫慈惠宏覽為有衆深長慮者其孰能與於此哉

京師新建外城記

皇上臨御之三十二年廷臣有請築京師外城者參之僉論靡有異同天子廼命重臣相視原隰量度廣袤計工定賦較程刻日于是京兆授徒司徒計賦司馬獻旅司空鳩役揔以勲臣察以臺諫與夫百司庶職罔不祗嚴廼遂畫地分工授規作則制緣舊址土取沃壤寮藩輸鎡以贊工庶民子來而趨事曾未閱歲而大工告成崇庠有度瘠厚有級繚以深隍覆以磚堦門墉矗立樓

櫓相望巍乎煥矣帝居之壯觀也夫易垂設險守國之
文詩有未雨桑土之訓帝生城郭之制豈以勞民所以
固圉宅師尊宸極而消奸伺者也國家自文皇帝奠鼎
燕畿南面海內文經武緯細大畢張而外城未建者非
忘也都城足以域民而外無關闔醜孽敢于竊發而征
馬未息故有待于我皇上之續緒而覲揚之耳夫以下
邑僻陬即有百家之聚莫不團練垣寨守望相保况夫
京師天下根本四方輻湊皇仁涵育生齒滋繁阡陌綺
陳比廬溢郭而畧無藩籬之限豈所以鞏固皇圖永安
烝庶者哉故議者酌時勢之宜度民情之便咸謂外城

當建失亦思患豫防順時之道當然爾昔宋中葉武備弛矣而汴京平衍又非形勝之區其謀臣范仲淹議洛陽之城非可後者乃不見用我國家方當全盛將帥如雲重關外峙而控山帶海又非汴京者比外城之緩急可知也我皇上一聞廷臣之議卽命共工建茲丕業是豈群臣之見越于仲淹寔我皇上軫念民瘼憂厯國體其視宋君之忽于忠計者萬萬不侔也以隆王者居重之威以奠下民安土之樂以絕奸醜覬覦之念豐芑胎謀苞桑定業不亦永世滋大也哉嗚呼此固聖人因時之政不得不然者耳要我皇上之心固將率土為城寰

海為池怙冒八荒而無此疆彼界者豈一外城之建能為限量者哉臣謹記

繼述亭記

亭以繼述名志孝思也上黨黃岩李公既歿其元嗣某甫卜地栢穀山之麓建祠妥靈以歲時修其祀事中堂之前左右為二亭九子姓之與于祿將者其男則列之左亭女則右所以式叙內外致其肅穆者也遂命其左曰繼志右曰述事孝哉思深乎君子以是知黃岩公有後也蓋昔者宣父稱武周之孝曰善繼其志曰善述其事而實以宗祀之禮夫廟制昭穆之序裳衣球玉之設

嘗薦宴饗之儀揆之造周之烈巨細則殊矣聖人語繼述之善不彼之稱而此是取者諒以思之存乎親爾固夫有朝夕如臨之念則志不期繼矣事不期述矣如其怠而忘焉伯魯不能舉簡也况親之既歿哉故負荷者非積薪之謂也堂構者非作室之謂也黃岩公鴻材茂德卓然鄉之前哲位未增而年不逮也其志其事將有賴于嗣人者而葉甫仁敬懇篤思存不寘若此則演迤前人未竟之烈以陳信于宗祀者端可卜哉余因敷其名亭之義用諡諸後云

洗心亭記

洗心之義尚矣易垂退藏於密之文而傳著日新又新之訓豈不以性命之筦屬在靈扃操舍之幾分在毫渺故雖聖修之極未敢忽焉此遵聖崇德者所當孜孜不懈者也夫人心虛明萬理攸具道德功業悉由此出粹乎本體潔乎天精夫亦奚有於洗也氣拘習囿物蔽欲化粹者漓矣潔者汚矣藻績施而粉地虧玄黃成而素絲變矣非加乎洗心之功焉欲窺其真不可得也求之於天反之於始浸潤之以靜存灌漱之以夜氣于是乎理義以澄其源德行以濬其流省察力行以淬礪之不倦不為氣拘不為習囿不為物蔽不為欲化皜皜乎本

體之天粹然而復于無事此固孔子成湯聖學之所以
為盛也予自髫年學道期于存心而勇往未能內省多
疚因即園隙疏泉為池結茅為亭而以洗心名之解滌
世勞留神湛一玄鳥至而東風生炎雲起而芳樹茂澄
潭落水堅冰帶雪靜觀萬物庶乎吟風弄月之情朝暉
起于東軒落霞宿乎水面午風靜而南窓虛星月皎而
碧波灩俯仰天壤庶乎浴沂風雩之趣將使萬慮俱解
一真自如以求晦翁所謂源頭活水以蕩除其氣習物
欲之汚者朝夕游焉又安知其終不可以達于上也若
夫過爾優游執熱不濯豈惟居德之疵雖視名亭亦有

攸媿故亭成因并述其名亭之義以為記云

擬進士題名記

皇帝三十二年彙進多士既已登名于朝賜第于廷錫
宴于春官服政于諸司將以分布中外以永衍無疆之
丕庥惟時禮部尚書臣某循例以題名記請帝曰俞咨
司空恪具乃役毋數先典帝若曰咨爾臣某茲多士緊
惟爾進爾尚撰辭臣謹拜手稽首而獻記曰科目之來
尚矣蓋自漢策賢良迨隋唐而為進士之制後世沿之
遂成定矩然試先詞賦非道化之原也寵以流連非天
地之義也雖其賁榮烜赫稱擅當時然而識者恥之謂

所以待士者淺也國朝制沿近代義師隆古黜詞賦而進經術斥虛誇而敦實尚故教養有法賓進有儀接遇有禮其所以待當世之士者可謂深矣夫士藏器需時抱珍樹節雖值時之弗重猶將以其厚者自處矧其上待之深而顧自處于薄焉非夫也是以祖宗列聖蔚有碩人翊化宣猷經文緯武駿圖益鞏玄化霽流雖其天贊熙朝遺之庶彥要之諸臣之感于遭際者固自不可誣也今其豐碑具存可覆而考多士尚無遠取法哉然而亦有播棄芬芳甘從污穢亦有名與身往無得而稱者夫鑒後者莫若先後之觀今亦無異于今之觀昔名

實善惡易世彌昭誠可畏也臣始被命柄文嘗以言行之極為多士告今重荷寵命又以名實之要為多士勉者何哉揚言將以致用也恐行有不孚故諄於始題名將以垂遠也恐實有不逮故要於終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多士尚慎之哉母負聖天子禮遇之隆母孤臣所冀以人事君之願母悖我先臣之景規而蹈其衰度以求所以為二名之實俾後進俊乂指名而景步之尚賓于堅珉其鎮浮培厚默運化樞可以觀德哲微赴劇翕陰敷陽可以觀才蹇諤不回守死不二可以觀節藏垢匿瑕毀譽不震可以觀量劇堅剖瘳煥有條理可以觀政

曰此某也此某也不必悉其貫籍即姓氏居可知矣茲固名之休光也多士豈以名為榮哉實稱其名人指其名而榮之實鑿其名人指其名而辱之言行出于一身是非存乎萬世真偽存諸簡牘榮辱被乎子孫多士慎勿以今日之名為可幸也

五顯靈官廟記

當長安右街而南為大時雍坊地有曰胡尚書衙者以前太保胡忠安公嘗邸于是得名開北有五顯靈官廟一區相傳為忠安公所創然無可攷大抵今都會郡邑無論閭閻墟落每當開必有神宇其神名號最衆不可

究詰而亦莫詳其始第神既廟食其地則同閤之人尊
事之歲時惟謹凡有水火疾疫亦必于神是禱間有靈
應焉是廟開人崇奉最嚴然規制殊隘像供人跡雜沓
一室非所以致潔清隆報享也萬曆三年門正安齋王
君鄉捐貲市廟後民居一所為地若干丈遂充拓廟址
撤舊制而一新之中為神殿宏敞精麗右廂為屋三楹
以妥賓客左廂則守僧居之楹與右廂等繚以磚垣中
神道為正門作便門于右諸往來者由之工始于三月
十有九日越五月二十七日告竣事而廟貌奕奕改觀
矣時余僦屋尚書街右閤安齋廼屬余記其修葺顛末

鏡之堅石用以詔諸來者

傳

歷山公傳

歷山公者名鏡字尚用姓鮮氏蒲人也蒲有歷山故號
歷山公自先世以淳德著于鄉至公廼益懋偉貌豐頤
簡而愛物望之隆然可畏也久久廼益親幼以明經為
諸生習舉子業性敏毅斫精覃力夜以繼晝透博綜今
古百家之言以昌于文詞有雋聲于庠序中然其人實
篤信好古自知學習見聖賢之言允飭躬應物每事必
準擬之事父母至孝溫清定省之儀與夫安養調攝承

類之節無不得禮情者父老而好奕則時奕于其側蓋
古人弄雖意處儉而善施尤敦于族猶子希廩者撫而
拯之引而習之教誨而室家之俾之能立下逮僮僕輩
亦必極慈育乃其天性然也末年所造益深父既壽好
修長生之術一日出脩真太極圖問曰儒謂此理云何
公以易與周子之義對且具析其同異父悅自是每夕
命講子史性理諸書率以為常公既內有獨得而外又
不偶于當世于是志學之士爭往歸之公嘗曰為學以
虛心為主心虛則道入又曰學貴明理理明則辭達與
身心處有益故出其門者若侍御苟公汝安武強令張

公綱及諸生周卿趙汝完郭惟良輩咸有稱焉有三子
各因其才質所近而命以業曰希夔汝緝吾志曰希顏
希曾汝牽車四方以營俯仰毋俾為儒者惟家之恤因
各以箴示之儒箴曰汝欲業儒定性是廬不岐于物萬
理斯儲商箴曰汝欲業商勤儉是常不自滿假永保無
疆又以列女傳教諸女曰汝儒家息也當有古閨閭風
度故子皆善其業而女適人者皆稱良婦人其教訓漸
習然也公年五十竟以諸生終其遺教餘風薄之人到
于今有述焉公配馮氏者內行純備相公終始無違言
蓋克稱君子之偶云太史氏曰淳德之難久矣世之學

者孰不目詩書而口孔孟哉即其議論文章匪不燁然
美且備也而反躬則否彼其心直以為應時之用當然
耳若人者雖童而習之猶之市僧旦夕于綺縠珠玉之
區其聞見亦習且夥矣而身窶人也奚貴焉歷山公勇
于修實而怯于近名簡于外趨而富于內得即其微之
宗族鄉黨者其可謂彬彬然淳行之君子矣故文而不
慙孔子所以思先進也

銘

敬義齋銘

失理以有寓而形心以無警而弛古人之重自治者必

托物寓理以識不忘盤盂刀劍戶牖之銘炳炳乎可考也若夫顓孫服言行之訓著之垂紳子厚繹訂頌之章揭諸右座雖所寓不同其識不忘一也余從事聖學竊有志于制心制事之要而欲急為累內外多愆不惟德孤而疑于行且恐從臾吉凶之應不我僭也廼取文言六二之辭以及尚父丹書之意謹即齋次扁曰敬義而因系以銘焉嗚呼理非徒言力行是貴直方不逮將視此銘之義闕如也朝夕在目獨能無媿勵矣乎銘曰兩儀韞精萬彙流行物匪其漓人毓其淳所以人心靈瑩罔蔽理緣斯出事緣斯制事奚以宜理奚以存唯敬唯

義寔德之門洞洞屬屬齊明在躬不參以伍不西以東
萬慮俱寂精與天通是曰持敬豫內之功擇地擇言率
履不越施感者萬順應者一無黨無偏無固無必守義
利外能事斯畢義形外方敬立內正表裏交修業廣德
勝匪敬胡直匪義胡方特重者偏交棄者狂在昔哲聖
闡道經天呂陳姬瑞孔衍羲玄眇予小子志道靡筌撮
彼元旨翼我造端綴銘座隅用擬指南

條麓堂集卷之二十五

碑文

榮河尹望海侯君重建邑城碑

榮河古綸也夏后少康之邑為漢唐畿內地控河汾之
匯枕秦晉之交觀元季武壁遺跡防禦視他郡為要然
地無崇山峻嶺之阻兵無屯衛之固即一旦草藪竊發
輒燎原莫撲防禦之術又以城池為要乙卯歲季秦晉
地大震邑敗數十城一時兇宄乘便剽劫邑西則有沿
河獷夫亂流而東邑東則有藩府屯卒乘原而西民洶
洶莫必其命則城池之守又惟此時為要而大變所摧

基址僅存民敝不任財匱莫出鳩工興務有甚難于時
者人瘼天灾于斯極矣丙辰天子方大計天下群吏之
治聞變惻愴命冢宰擇守令之賢者才者往撫疲民興
廢政深澤令鄆城望海侯公有卓異績遂擬公榮河天
子俞之公祇嚴德意鉉以甦困起廢為任始至即練鄉
兵倡勇敢精器械揚威武諸盜既懾城守是先遂畧地
勢而相視之闢新制聯舊基周繚共得里九餘步十三
通邑民而均役之凡幾人役一丁得丁凡四千丁四日
一役日役者一千丁用以不妨農務慮財用而委輸之
凡監司給濟若干金富民願助役者若干金而公區辦

若干金共得百餘金量難易命徒庸計時日平遠邇令
既具擇邑父老之良與子弟之能者分督之獎率有術
餽侍咸裕板榦斯豎畚鍤丕作經始于五月丙寅越六
月丙午城成凡為日四旬有一于是城東西南為門者
三南北為重門者二門各冠以重樓併西城為樓者四
崇墉造天嚴扉重開烽櫓連望實備實美燁若神造屹
然河汾之巨防矣民既安堵公遂覈田賦之奸欺均繇
役之次第濬漢魑之淤源平鈐織之獄訟叛書院以群
業明經術以正趨百姓悅豫多士大和訢訢乎向道樂
生忘其為創殘之餘也邑庠教諭孝光先訓導高鳳王

夢弼暨諸生王濟張璉柴騰李世安潘希臯衛守仁范
道亨等投牒分守石首王公以樹碑請遂告予屬之言
予惟孔子作春秋凡土功必書所以重民力垂鑒戒也
然自天下為家城郭溝池以為固司險掌固屬在夏官
凡以思患豫防城民莫國殷周盛王之所不廢也恃陋
不備於莒斯誅蓋春秋非惡用民惡用民之輕爾昔叔
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度有
司事成不愆于素夫叔敖舉楚國之政當閒暇之期而
城一邑是財力有餘也猶見美當時垂聲後世而况公
承凋瘵之後拒攘之中財力俱拙為必不得已之舉賦

不及民刑不及役量勢以興計日而就視城沂之美與
教有光其難易則倍殊矣使當春秋之前聖人固將大
書起例以詔後者而謂凡城之志皆譏固轅梁之外也
予既述公之績併系以詩俾汾陰之民世詠之章善以
情傳遠以信寧惟史職固亦春秋意哉詩曰在晉西陲
邑曰汾陰陰迫陽激谷峙陵湛越有獯狡當畫荷戈誰
呶趨撓其徒如麻人忘厥身疇恤有家天子念我命我
侯公戴星載馳單車自東顧境裴裒不遑底處哀我矜
人糾我義旅太乙揚旂讐彼狐鼠廼相原隰廼理墉洫
豐庠示中先後以式報庶歡騰式呼以舞登土螽雲決

渠溜雨賈力爭先崇朝百堵廼作重門鐵扇石樞廼擢
危樓脩櫺荷桴峭岸緣沅橫雲斷衢甍寧靈淨菟爾雄
區昔公未來田穢于萊釋遺載道衆心孔哀公既至止
婦子燕喜西隴南郊俶載禾黍靈漢既陂秔稻環郭白
鹿載闕衿珮群趨我邑既覆維公復之我民既殄維公
育之我願我公百祿是綏延于永世頌此刻詩

陵川縣君貞節碑

陵川縣君者皇明宗室女也父曰輔國將軍聰淙瑤潢
托體瓊珮閑儀婉孌幼成終溫且惠笄年選配儀賓裴
禹卿禹卿者前東平太守之仲子也弓冶紹其華腴琴

瑟偕其靜好肅雍有度順巽不渝家人內外莫不宜之
會嘉靖乙卯秦晉地大震連城盡圯北屋陸沉蕭芝同
焚玉石俱碎人死者以數萬計禹卿與馬縣君痛軫所
天信堅皦日哀勝慷慨自惟一死以為安姻黨留連勸
譬百方而不變禹卿將殯縣君以首觸棺叩心泣血而
大慟曰盍少待即同歸也翌日乃歸寧父母兄弟永訣
以旋其夜遂投繯而死年才二十有一爾蘭蕙淑姿溢
先于朝露松筠茂節凜著于歲寒行道為之傷心義士
因而隕涕嗚呼烈矣夫大倫所係厥綱惟三女子事人
在義從一此風化之本原寔禮教之攸始是以圖史列

其表儀彤管著其潛懿若奔流驟至寧載溺而需符若
烈焰在堂甘自焚而待姆或歸尸而書戶或務耳以投
棺莫不掩嫵中閨傳芳邈代苟非自天降哲聞禮克持
夫豈能矢死靡他從容就義若是哉嗟嗟縣君視往牒
信有徵矣于是守臣高其節誼奏之天子天子感焉乃
詔秩宗表厥宅里華坊截葉風穆動于丘閭正氣峻嶒
名赫揚于河嶽振茲人紀重我宗盟縣君有弟二人為
奉國將軍俊稚俊噤樂善能文篤親追遠擬鐫貞石用
永徽猷以維常從太史之末俾屬傳信之辭九京可作
一言不媿銘曰奕奕銀漢于天為章婉婉淑女王家之

光厥光惟何皎馬貞烈霜雪匪厲金石可裂桃李穠華
初配君子奉榛采繁惟恭敬止結髮偕老百歲是期早
歲不天明靈曷知自古先民修短均死夫亡與亡我心
則爾父母憐女舅姑惜婦勉以無死我心則否瑜珥錦
繒忍復戴服蓬首槁容忍復膏沐去此白日即彼玄夜
蒿里偕歸魂魄相藉北風淒淒朔雲無暉萬人哀感神
鬼噓唏帝謂禮臣旌是淑節樹儀國姓系美皇牒條涑
之墟崇丘窈窕植有連枝翥惟雙鳥日星永明川原永
平南山片石千秋令名

誥封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魏莊杜公神道碑

萬曆丙子五月五日封南京兵部右侍郎杜公槐莊卒
其子工部侍郎拯屬告在里奉公終乃走使者額闕下
上為降恩綸諭祭命有司營塋如制初司空與余舅今
大司馬王公同官比部郎奉公及余外祖贈少保公各
就養京邸歲時耆英社會余時走試春官嘗以通家子
謁公奉色笑焉至是司空適以范太史所為公狀示余
徵銘用揭于阡左云按狀公諱晞以字行曰士希其所
居介龍潭間卜小築于其澣手自植槐焉因號槐莊公
生而頌秀警敏稍長從經師受弟子業乃經師一見輒
異之期以遠到竟以親老故弗能離膝下待試而晨夕

奉菽水懽事繼母孝謹一如事父迨父沒又益夔夔篤也與其弟某同居五十餘年有無均之仍躬拮据而畀之產有女兄既嫁而寡家復落莫則捐貲割地恤其子若孫其女兄藉是得以節終焉蓋天性孝友如此教諸子嚴而有法不第課佔俾以徵世資司空公弱冠舉進士仕卽署矣乃其訓敕之嚴弗以子貴故暫輟也比部卽職得讞中外疑獄公屬在宦邸所與昕夕論議常左刻核而右平恕復著法原以示司空謹奉教遂以平允見稱會河間王氏子以告訐興詔獄詞所株連無辜甚衆司空悉與申雪之而抵罪王氏子以是忤旨遭廷杖

外謫公不以為戚仍勗司空曰臣職不啻若是蓋其識
度淵矣公雖夙棄舉子業而博涉洽聞譚世務悉中肯
綮至廣座發難吐奇令衆口自廢司空官比部及自謫
居稍遷留曹郎皆迎公就養公以故由越入吳踰淮涉
濟縱觀兩都之勝諸所嘯咏留題見者咸擊節稱賞也
比自留都歸乃始慨然嘆曰天下之壯遊盡是矣吾且
終老菟裘遂杜門下捷即有禮於其廬者亦脩然簡接
云居常念先世祠墓傾圯且家乘禮儀闕然未備乃為
繕祠宇秩祀事倣朱子家禮蘇氏族譜立為宗約而裁
之以獨見杜氏族指繁公於行為最尊衆有紛競第取

公片言立決族有餘田有公田有湖地公按籍授事悉
窒諸姦利孔族衆甚宜之然性復輕財好施族黨中貧
弗能葬者窶無以爲業者婚娶弗能以時者輒推所有
賑之如償宿負以故人人懷德而服從其教昔萬石君
家不言而躬行視此豈異哉宜乎公之有子也公生于
弘治戊午享壽七十有九卒之日夙戒家人具湯沐比
午集子弟以節事會食于中堂日晡乃危坐逝其令終
如此公曾祖旋以子參貴贈儒林郎旋生脩脩生棗即
公考也贈如公官嫡母鄒生母張俱贈淑人繼母孫公
配游氏累封淑人生丈夫子三長即少司空拯嘉靖戊

成進士次哲貢入太學先公卒次播隆慶辛未進士知
臨清州亦先公卒孫男三伯初應初慎初曾孫男二銘
曰淵之匪流則長根之蟠燁其芳茲天道信有常猗惟
公德可量裕乃躬化斯鄉慶所篤胤是昌民攸庇世之
望孝養備壽且康都顯榮歿亦光鬱斯丘封若堂神于
依風載揚山蟲蟲川滾滾千萬年永不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貞存齋徐公神道
碑

當嘉靖末載世風之溷濁甚矣民不見德惟賄是聞四

夷交侵萬民失業天下勢盖岌岌乎其殆矣一旦肅皇
帝赫然斥逐盜臣而以政柄歸之徐文貞公若雷霆震
而妖怪伏陰翳披豁而旭日升也今出朝堂不崇朝而
歡聲暢于四海若蘊隆焚熾之極而時雨沛也由是中
外洒然易慮士大夫得以守身修職自見于世爭自淬
礪以名節相尚苞苴屏絕清議凜凜回視前日寵賂狼
籍狎習而不怪者若異世事矣未幾廢墜興瘡痍起流
徙者復怨咻者靖文武小大吏咸弔勉理其官守內撫
外攘國勢儼然增重迄于今賴之夫是時道敝風淪二
紀餘矣久難變而極重不可返也識者憂焉乃清濁分

規安危異度成功化于俄頃間而貽諸永世如此豈非
忘身徇國之忠正已格物之效夫固有不言而信不行
而至者哉嗚呼肅皇帝臨御凡四十六年其知人善任
之弘猷盡善克終于是為不可及已公諱階字子升別
號存齋松江之華亭人父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思復公黼母贈
一品夫人顧氏思復公嘗丞宣平以弘治癸亥九月二
十日生公于官舍有異徵焉公警敏性成弱不好弄知
學即隱然有巨人志嘉靖壬午舉于鄉癸未登鼎甲授
翰林院編修予告歸娶尋丁思復公憂服闋復職益致

教務實學德日進俄以議孔廟祀典忤旨謫福建延平府推官滿三載遷浙江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陞副使移任江西江浙士至今頌公德教不衰已亥冊立東宮召公為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公去國且十年矣歸而望益重丁顧夫人憂終禪以國子祭酒徵上還其至屢語侍臣趣之由是人始知宸注于公者隆也再逾年陞禮部侍郎改吏部公則榜卧內曰嗟汝階二十一而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國恩厚矣有不竭忠殫勞而或植黨鬻法背公自營以干神譴將殃及子孫可不畏哉蓋其事心之嚴如此尋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擢禮部尚書時部務久不治壅為弊竊猾胥夤緣為姦
利紛不可詰公乃詳徵故牘參稽近事諸所沿習若宗
藩封爵文武大臣恩卹等例悉折衷情法裁定畫一奏
之又澄汰太常寺太醫院官生四夷館通事光祿寺厨
役凡遊惰失職并寄空名不事事者若干人絜為考選
稽試登黜之令額定其數于是政紀清肅人罔倖心莊
敬皇太子薨上欲令百官母制服公以禮爭之遂服衰
既而以冊立皇太子請不報連請之上察公忠勤召保
直西內加太子太保會虜十餘萬騎入薄都城中外大
震莫知所為公䟽請出邊將以罪繫獄者令輸死自效

又請無禁關廂民之入城避寇者宜籍其壯勇充行陣
京軍脆怯見虜恐奔潰不支宜配以大同健卒屯城隅
為關廂捍護又請上出視朝召群臣問計由是都人恃
公心稍安內閣因請令公督調九門公亦自請視師上
不欲公遠左右不許俄虜縱所掠馬房內使還以番書
求貢上召內閣及公諏所以應之分宜謂饑虜掠食耳
不足慮公曰今環城皆虜所焚屠至慘矣豈止掠食宜
亟圖勦禦上目公曰然公因進言今我戰守具未備虜
求貢雖誠偽未卜宜從權以款之遣使往詰來文真贗
即虜誠也責令歛兵出塞介邊臣為請即不誠則使往

返間我四方兵至矣上稱善者再時有謂朶顏三衛導
虜入者議集其入貢使詰責之公曰事無左驗而遽顯
詰之虛且失夷心實則罪在不赦而我力未能討是驅
就虜也不若但以捍圉不虞責之諸夷使果懼伏上由
是益知公可大用及叙薊鎮護謀功上特筆加公少保
麻拜旦夕矣會奉旨欲祔孝烈皇后太廟祧仁宗主令
廷臣集議衆知其非莫敢言公執以為不可上怒謂其
專禮令再議公請增太廟為十一室祔孝烈而亦不祧
仁宗上不從竟祧仁宗再逾年壬子上意解始命公兼
東閣大學士叅機務云是時分宜方縱其兒子以漁貸

于四方濁亂國經漫無紀極且猜忤隱狼鋒距百出既
與公杓鑿不相入而外論復推公籍甚公蒿目時艱欲
拯之不啻援溺救焚而形格勢禁握手觸忌又不忍默
默坐視負上特知乃外晦內貞隨事自效冀有所維持
匡正而不著其迹于時有世道慮者咸為公危慄謂不
異藉虎枕蛟云賴上明聖察公忠謹專一卷信久益篤
一品三載詔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
學士六載加少傅滿九載改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師
西內永壽宮火上雅不欲還大內徙居玉熙殿公朝夕
傍徨曰此非至尊安居所也乃請輪三殿餘材營之躬

為督視數旬而工成大悅更名萬壽宮進公少師上
雖深居法宮然放憂天下四顧臣工無與分猷念者習
見公肫肫保民憂國之誠內善之自是密札諮問交午
公所其及分宜者希矣會御史鄒應龍盡劾分宜于世
蕃奸狀上震怒勒分宜致仕下世蕃獄戍之于是公始
為政乃揭三語座右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
以是非賢否還公論蓋是三者分宜皆擅而私之為中
外痛心疾首者也分宜既去諸比周附麗干紀作奸布
在列位者先後為言官糾繩多得罪去乃言者撻剔大
苛益抨擊不已上厭之以語公公婉詞為解上不樂會

問知人之難公因對言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故知人之
哲帝堯猶難之欲易其難無過廣聽納者聽納廣則窮
兇極惡人為我撓之深情隱慝人為我發之未用者不
濫進已用者不倖留矣故聖帝明王必廣求言之路用
其言之善者而容其未善者則嘉言競進矣上亟稱善
意乃解是時朋黨既黜公旁引正人或拔自散寮或起
諸巖穴于是中外彬彬仁賢在列曩時蠹國殃民之政
次第更置且盡天下莫不想望風采乃公自惟承積蠱
後以多故為憂內之則日延賢士大夫廣詢民瘼求康
阜長計外之凡竿牘往還必究極利弊數賢賜相示俾人

獲自盡期于成功上剛明任決屢慮萬幾凡四方所上
章奏每事與公疇度手勅秘札晝夜絡繹下公故以恭
謹得上心既承專任益偃倮懼隕越晷至促應未嘗逾
頃刻期夜則具楮墨燈火以候不敢安寢也時上方崇
隆祀益以應制文勞甚矣或謂公公曰君猶天也臣子
義靡所憚勞吾豈不知媿諸少年顧取一己名不難念
誰與上共天下者蓋其心良苦矣次之上益信嚮公進
建極殿大學士又特旨加上柱國公力辭又賜以上方
王帶當因公乞骸手批荅之云卿念在邦民誠圖寧固
宜贊朕不及罔棄是思旨下舉朝異之公嘗有小病上

出內苑珍劑二罌以賜手札溫諭宛若家人父子間云
是時上春秋高亟求祈年術諸迂怪士競獻異藥公多
方譬止勸上勿餌黃岡大猾胡大順者往黃緣陶仲文
用事尋以罪斥還籍至是復詭稱以乩事昌仙獲萬壽
金書及鍊水銀為神丹術服之不老賂上所幸道士藍
田王等令其子上書言狀上意動田王等輒陰召大順
入京上欲復用之以問公公極言其誣罔狀且曰詐傳
旨律必誅今不洽異日夜半出寸紙有所指揮誰能
辨者上大悟乃下諸人者于獄悉論死自後遂無敢復
以不經語試上者乙丑上有疾弗懌屢以禪繼為言公

皆踧踖婉曲以對因請舉冊立典不報俄上欲南幸承
天內中嚴辦趣發矣人心皇皇諸司皆失措公諫止不
從則再三危言之上竟用公言罷行丙寅冬上疾大漸
覺前後為方士所悞有悔心俄而棄群臣公哭之慟乃
緣上意草遺詔諸秕政宵人一舉而芟蕩之詔下士民
多感泣者人擬之嘉靖登極之詔謂為世廟善始令終
之懿典焉穆宗臨御以公先朝耆碩傾心委任每事虛
已受成然更代之際庶政填委兼以朝儀久廢百務創
始公殫精徇國兼總巨細頓減常食遂決意求去上勉
留至懇公意竟不變一歲中䟽凡十餘上始得請乃賜

勅給傳遣官護送以歸仍令有司月給廩六石歲撥夫
十名示優眷焉時隆慶戊辰秋也迨萬曆壬午輔臣等
以公壽八袞聞天子為之動容乃降勅遣行人存問賜
白金五十兩大紅蟒紵一襲彩幣四表裏公遣孫詣闕
謝疏求勸上清心省事講學勤政登廉斥貪緩征寬役
語疊疊出衷懷上覽而善之詔官其孫為試中書舍人
越明年癸未閏二月二十六日公遂薨上聞訃輟視朝
一日賜祭十三壇遣官治葬贈太師謚文貞錄一子尚
寶司丞蓋恩禮之始終備矣至矣非公之元忠懋德功
在社稷其孰能當之公德本天授而培之以學雖由良

知為入門然篤志力行不事口耳務求真契于心而實見之事與世之借頓悟以文禪覺者不同公家孫元春登進士公貽書訓之謂進德修業乃日用本分猶衣食然若立門戶相標榜即非為己蓋公之為學如此故其暢于四體發于事業旋乾轉坤磊磊然卓異而迅速者誠有本也當公之初得政也余告公以所聞四方人情公曰此風耳爵湮之久人心思治甚故若此久且將責實焉未易副也余曰所謂風者若乘人心所嚮鼓而引之乃恐實不繼耳公不動聲色而天下歸德是以誠心至仁為風之自也久且入人益深何患無實居有間庶

務駸駸舉矣公色憂滋甚余問之公曰屏貪滌瑕改前
政反掌耳今國計所最可慮而難措手者在財用總歲
所入不敷所出十三凡括之民者至纖悉無遺利矣而
經費日以穰衍今所取盈帑積先年羨耳後將若何所
謂叅政他日憂也嗚呼悠哉思深乎老臣之謀國也今
去公世有年矣賴天子明聖百度修舉內鮮逋徵而外
無兵興費也乃歲計僅僅支目前度支間告訕焉而胡
以待意外虞耶嗚呼公之賜民賴之至今乃公之憂其
究未之釋已公子太常卿璠尚寶卿琨少卿瑛諸孫南
京鴻臚卿元春等徵余為文碑于公之神道維公門下

士也不敢以固陋辭乃據所見聞用徵信史如右若夫
世系之綿支行之盛以及孝友惇睦之行經綸布濩之
詳則備見于狀志云銘曰於鑠肅廟握符四紀顓俊亮
工登閔上理粵有匪人惟國之蠹竊寵拂經緘我皇度
天落聖聰逆棄回庸聿求良弼授政元忠惟此元忠夙
抱純一葉望雲霓更調琴瑟滌腥以馨拯災以濯泪流
驟澄烈焰隨撲墨風既殄百工共事大法小廉不懈于
位解彼倒懸措之大廈旅悅于途農歌在野亂絲焚如
伏莽越厥坐致救寧靡俟芥月幽通靜屋逖被海濱不
假置郵德流后神在昔楊令素絲章軌白麻始宣風

貴侈亦有司馬名聞遼海朝駕鋒車煩苛久改焯彼往
蹟二代民瞻我儀自今實公是燕唐風暫肅咄啐而瀟
元佑不憖紹聖抗之詎若公猷力振頽綱訏謀垂裕歷
世允臧波靡逢迎公挺其節在遠不忘天子之哲俗工
自營公志勤民選衆特舉天子之仁公生有為惟天純
祐英圖彌鞏納世仁厚公歸有時眉壽惟期典刑不作
永代遐思南有靈原崇封翼翼豐碑勒銘行道是式

墓表

誥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桂坡

閔公墓表

閔于吳為著姓其先世汴人也當宋中葉有將仕郎某者以中原多故携家入吳卜烏程之晟舍里居焉其後子姓益蕃用詩書業其世迨大司寇莊懿公遂以勛烈見于時而大宗伯午塘公又以文章顯宣曜流聲卓然為士族冠故吳中推世家者有八百年閔之稱蓋侈言其族望隆而系本遠也公諱瑄字某別號桂坡莊懿公之從昆弟午塘公之大父也性勁直捐介自將行志所欲不苟同于俗當莊懿公盛時諸賓客冠蓋輻輳其門公為同祖兄澹然有以自守方課樹藝時廢居以營度其業若非衣冠世人或謂之則曰弟且致力于時吾顧

獨不能為身計藉餘潤偷自逸耶已而其產益豐占良
田數百畝緡錢積以萬計遂以貲雄于閭右郡太守以
公莊懿公兄而耆且賢也欲以壽官官公公固辭其不慕
外榮如此公治家嚴方教子孫有成法忠信惠利孚于
鄉黨里中有疑讞未決枉繫無訴者必為白于吏而直
之時稱長者公于某年某月某日卒得壽若干歲葬于
某地後幾年為嘉靖甲寅以午塘公貴贈公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配芮氏贈淑人又七年辛酉公曾孫
道亨承午塘公遺意述公行屬余表于其阡始歲癸丑
天子命東禮部所升進士肄業中禁維濫與其列時午

塘公奉簡命授庶士業維蓋執經侍焉講藝有間輒述
祖德不厭若公之厚積于身而昌施于後者匪直一二
道焉思以宣遺徽徵久遠者至汲汲也俄遷大宗伯于
南尋致政歸歸未幾而歿其所汲汲者能無待于後之
人乎昔歐陽文忠表瀧岡之阡越在五紀外于時文忠
罷政府四年矣其自述固謂有待云者寧惟不暇已耶
蓋人子欲報之情罔極時方得君行志則所以褒大寵
榮其先者未艾故既請老而後從事焉其宜也午塘公
位不酬德年不待志揚祖之烈廼曾孫克克成之益以
見閔氏之世多材賢而善人君子之履潛德衍餘慶者

終必光揚表著于世不但已已也余故嘉道孚君之孝
思不辭其請且曰先師之有待者云爾公有男子五人
蘭葵芹臨安府檢校華蕙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孫男八人如松州判官如梗如桂庠生如霖南京禮
部尚書午塘公也如椿庠生如桐如梅如楨曾孫男六
人道充舉人道亨道孚官生道鳴舉人道隆道通玄孫
男十六人閔氏故為望族迨公之世又益昌熾如此云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侍郎吳臯喻公墓表

前少司馬吳臯喻公既受南京戶部侍郎任之逾年卒
天子勅所司營兆域遣司空屬治其塋事頒諭祭焉初

公謝南兵侍政還汝南士望屬之不置會有詔搜訪耆
逸言者咸推轂公章凡十數上庚午遂以南戶侍起公
於家公至則條上恤困利國四事中外稱便天子方嚮
意用公遽聞公殞故卹典有加如此公子三玄輩既遵
勅命葬公城東許古城之陽乃執大司空貞庵曹公所
為公狀徵其門下士蒲坂張四維表于墓端按狀公諱
時字中甫別號吳臯先世豫章豐城人也高祖友善曾
祖克恭祖孟烈號午臺公贈通議大夫南京戶部侍郎
喻氏之遷于光寔自午臺公始父宣贈御史加贈戶部
侍郎母夏氏封太孺人加贈淑人公幼有至性髫年失

怙事母以孝聞自知學即有遠志每誦聖賢奧語必捲
卷以思求其要領及覽古今成敗事跡必反觀規畫若
身歷其時當其事者辛卯舉于鄉戊戌登進士補吳江
縣令邑鉅而彌文公以樸質簡重御之剔弊申紀宿猾
莫敢撓法已乃崇禮教平賦稅政成為吳會最擢某道
監察御史巡鹽河東先聲肅然汚吏皆望風解綬去時
河東有王府祿鹽大為鹽法蠹公以非祖宗舊制奏罷
之河東人為立生祠比按四川風裁不異河東時監壬
子秋試以得人稱陞應天府府丞轉南太僕寺卿改都
察院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兼督紫荆等關畿右在塞內

頗少警兵媮餉糜宿弊叢積公毅然以法整刷之軍容
頓肅時留都振武營軍卒不靖因改南京都察院提督
操江公鎮弭有法無一卒敢譟者江洋巨盜汪然朱良
弼等積年為民害公悉以計擒之陞副都御史提督漕
運裁冗食數千歸舊隸勦劇賊郭倫輩沒其賊千萬以
佐縣官遂條上漕儲四事至今遵行之尋以本官提督
陝西三邊軍務明法宣威招携懷遠一歲中上首功七
百餘級納降千餘口天子嘉獎有白金彩幣之賜陞兵
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會虜犯近畿公督兵防禦甚力
天子賜御饌俄奉旨改南兵侍將奏績矣有言者沮公

公乃聽用于家建精舍一區扁曰五嶽廬積書其中朝夕偃仰披閱時吟哦以寄興客至必命酌話舊或掉舟巾車恣登眺而後返夷然若未嘗涉世故者神情精健蒼生日望其起乃被召未幾而公遽逝矣其可慨也夫公生于正德丁卯二月五日卒于隆慶辛未正月二十七日得年六十有五初配郝氏贈淑人繼趙氏封孺人加贈淑人子男三人三玄州學生娶胡氏趙淑人出三素娶許氏三象娶朱氏女二人適思貢陳七政國子生鄭希說俱側室彭氏出孫女一幼三玄出史維曰昔樵征南鮑思經籍以武庫見稱其博學多通宜無不周矣

乃其自狀則曰癖左氏今考所撰注春秋經傳通解釋例之外無聞焉信乎其言之也公酷嗜群籍銳情披涉凡九流百氏靡不總挈而析之窮年兀兀不間少壯當公按河東時維以諸生蒙鑒拔謁公行臺環堂宇悉篇翰也比巡諸郡邑書篋必累累隨之不釋蓋所綜覽既博每憶及一語雖夜必張燈發篋取閱之不爾則竟夕不眠嗚呼杜征南之耽思蓋未必若是之勤且篤也故其經術政事往往過人至發為詩文亦皆鏤心獨詣瑰磊成一家言不其偉與公嘗作天人圖編年分月日時繫焉每時為一空圈識善以聖識惡以黜善惡中則黑

白半之以自鑒觀省察蓋治心之嚴如此則其所以過人又不啻在博覽間也

誥贈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龍山張公暨配
贈宜人楊氏墓表

山東提刑張大夫奉勅旨理密雲兵備之三年障塞峻
固斥堠明密器械堅利糗補充阜士氣勃勃奮揚國威
遠暢連歲絕無烽警邊民賴焉于是督閭上其勲狀天
子嘉之命有司議優典廼頒制誥贈其父龍山公奉政
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母楊氏贈宜人先是大夫任保
定府通判時以績最贈父承德郎如其官稱母安人至

是凡再被賜命恩數益崇重云方公夫婦之歿也大夫
蓋肄業邑庠居貧不能具禮制有終天慟焉既膺受寵
卹思所以昭著先烈修大君賜以伸罔極之慕遂手狀
公夫婦言行走使燕卹屬太史氏維表章之維與大夫
同條凍間人也且隨大夫舉于鄉心甚誼大夫因以詳
公夫婦之賢哲而悲其不待養故于大夫之請不辭公
諱九疇字範之龍山其別號也占籍聞喜縣豐泉里所
居在邑東二十五里地曰西峪曾祖鴈祖會父壁邑學
生母賈氏于成化十年二月二十八日生公公幼為舉
子業方志學而孤遂棄去治農畝然其宿昔所在故念

之滋久不衰家故贏裕中歲產為里胥所侵且耗數矣
比大夫生還復命之就學冀成已志大夫幼穎慧公母
賈孺人者貫通書史工楷書曉聲偶特愛異大夫躬加
引誨不以寒暑輟故大夫之學夙成然家用漸窶歲頻
饑公慮大夫薪燭不繼售良田資之嫻閭多勸令大夫
廢學者公執不變會售田且盡相愛者至百方婉諭公
曰地罄吾將樵山供吾兒爾勿預吾事衆皆哂之迨賈
孺人歿公遂竭產給子俾遠游資良師河中越歲躬往
視之遇大雪幾踣于道大夫既學益進督學使者試高
等駸駸近顯揚矣延嘉靖十六年四月十九日而公卒

享年六十有三公卒時以其邑諭贖貨心叵耐爲故大
夫至今以爲恨公孝友篤至平生雖一蔬一果必先獻
父母弟惑讒構訟且十年公友愛不少替弟歿卹其子
不異已生凡祖妣生忌必具禮祭恭慎好義人有急難
必舍已事往拯無論仇怨鄉人有訟必爲平解之無已
則濟以已財遇姍黨困乏至出售田金爲賑尤人所難
能者以嘗從學雖廢業猶博覽不倦家雖貧然所與交
游文雅士且徧四境焉蓋有傳記所稱隱君子遺風云
配楊宜人成化十二年八月初二日生性篤實事姑舅
克盡孝敬姑有疾晝夜不離于側方大夫嚮學遭歲稔

宜人躬紡織佐朝夕費大夫游學河中寒暑必寄衣線
縷增緻時節則登里北高丘而望見者感焉公歿太夫
學益成每試輒高選宜人念公不及見未嘗不泣涕道
之且諡大夫以公所歷諸艱俾不忘所本嘉靖二十三
年四月二十三日而孺人卒年七十有二子男一人守
中即大夫令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娶某氏封宜人女二
人長適潘武次適任峪孫男一兆雲業儒孫女三長適
縣學生楊禮次適儒士楊三元次適縣學生賈治策公
兆在先塋之左其合祔以宜人卒之歲八月後五年為
嘉靖己酉而大夫舉于鄉又後十有九年為隆慶丁卯

爰始樹石墓道以表其潛懿焉太史氏曰學者求名耕
者殖利所業既異則其識趣因之通人之情也龍山公
弓裘嗣學奪于靡怙既以舍佔俸而事耕菑矣顧廼篤
念篇籍不問貨產以其身所未竟貽為義方之訓衆口
交嗤一心自如終能啓佑後人蔚為國寶此其識度固
非庸俗者所能量哉何其偉也夫厚德必與積善餘慶
公夫婦淳德並茂若此則夫流澤匯祉光顯博德不于
身于其子孫不于生前于其身後謂非天之既定者耶
可以風世矣

南京兵科給事中定齋梁公墓表

南京兵科給事中定齋梁公以嘉靖壬寅十二月三日卒明年癸卯祔葬先兆前侍御少京兆曲沃李公爲銘誌納之羨中其述公世行詳矣公有三子伯紀仲綱季維俱通敏宏諒爲能以文行世其家當公歿時伯子已有聲庠序中仲季方幼迨後八年爲嘉靖己酉而伯子舉于鄉又三年壬子仲子繼之領省解又六年戊午而季子復繼舉焉迨歲壬戌仲子遂登進士蓋公歿且廿年而門祚奕奕盛矣夫君子修德學道入以治身出以澤物咸所自盡者非以要福于天而責效于後也然德厚則享豐澤深則報重猶之濬泉獲滋植木蒙蔭理有

固然矣其或厚積于躬而不延其享博施于物而不食其報則其淳蘊未艾之祉必於嗣人發之此天道也公自髫年志學誦詩讀易隆師取友奉父遺訓與伯兄砥礪期繼先業以所聞見著之於躬行而發為文詞故其事親孝事兄悌與人忠其汲汲獎導後進也若不及而所著述若窺易集定齋存稿皆鑿鑿有據要不為空言蓋其德之積于身者如此登第後為山東濟陽尹濟陽劇邑也久無善理民以流移公汰貪墨抑豪右懲渠惡剔宿弊未幾邑理肅清民相率復業既又為之罷無名之稅以通商穀詭隱之田以均賦立朔望稽察之令而

馬政修定賓旅往來之式而民供省諸所措施稱古循
良吏風嘗自榜其堂云一鶴一琴亦是身邊長物匹夫
匹婦孰非膝下嬰兒旨哉言也仁政厥有本矣至若辨
禹城之滯冤而卻其餽戢巨鑑之橫索而使之服則尤
所表表者于是撫按諸監司亟稱之曰賢署上考是公
道之徵於物者又如此使天假公以年方當昌言讜論
以佐廟謨兼濟廣施以康黔庶乃甫拜諫職尋居憂而
歿不惟百鍊之刃試于小割千里之足斬于遠到使識
者為國器惜乃西河故里薰善良之德者望拱木而興
悲東土舊氓懷愷悌之仁者覩甘棠而發詠衆心所思

衆口所頌于是餘慶旁衍膺在後哲科第蟬聯昆季競
爽且將敷引未究之施寢久寢昌以永賁于邦國即往
事而方來者可必矣維昔獲與公仲子同游臨川皆所
陳先生之門已酉又獲與伯子同舉雖生晚不及覲公
然叨此世契私淑風烈深矣仲子既僉豫臬使燕京徵
維為文以表于阡道公行義甚多語在李京兆誌中茲
不悉具但著公之大都如此以明屈伸相乘德福感應
之不誣俾為善者勸焉若夫世次出處之畧系在左方
按公諱格字君正號定齋先世當勝國時自絳徙稷山
祖鑄貢入太學任河南揚庄巡檢父溥領弘治己酉鄉

薦歷官秦府右長史母姚氏以公貴父贈奉政大夫母
封太宜人公以弘治己未九月二十日生以嘉靖乙酉
領鄉薦以乙未登進士以山東濟陽知縣擢南京兵科
給事中歿年四十四配郝氏封孺人仲子綱貴公進階
承德郎孺人加封太安人子紀娶胡氏綱娶郝氏維娶
某氏紀維俱舉人綱今任河南按察司僉事孫男二人
蕙蘅孫女十人一適舉人裴賜一適舉人王濟一適史
大業一適庠生審塾餘幼

文林郎山西定襄縣知縣柳溪王公墓表

公姓王氏諱言字克一別號柳溪直隸保定府定興人

也祖鑑父景清王氏故為定興茂族及公祖暨父益以
貲產雄閭右然惇義樂施鄉黨之人歸仁焉比生公機
悟穎脫卓然與群兒不類咸以為積善報云稍長知就
學習聲偶即有聲塾術間十二歲通春秋經傳督學使
者奇其少俊遴補弟子員既而屢上有司不偶公慨然
曰吾之不得志于是命夫遂入貲為太學生既卒業需
次于家益汎覽書傳以至名法藝術靡不綜括古今格
言朝夕纂積百帙築圃藝花時吟哦其間翛然有古達
人致焉比謁選授山東東平州判官時僚友有歿于官
不能歸其親故土者公皆厚恤其帑而遣之甚為荆山

王尚書所稱改陝西河州尋陞山西五臺縣尹縣故塞垣也民歲苦虜侵暴公有威畧民恃之俄左遷山東曹州判官復陟山西定襄縣尹公凡臨郡邑四所至必興學勸農摘奸振廢吏民畏而愛之然性伉直不能浮沉于俗比蒞定襄遂浩然解綬時有王典史者激公高尚亦自投劾而去公既歸益放情詩書間教諸子明農課經優哉其有餘也人方期其上壽乃當嘉靖辛酉閏五月廿九日遽卒壽蓋六十六云公配涑水李氏先公一月卒生子男四人光召太學生光裕縣學生光遠光大女三人董汝安縣學生陳銑典膳陳錫其婿也孫男九

十人重喜重慶重榮重寧重安重光重美重陽重樂重
華柳溪公既歿之明年其子光裕乃述公行屬史維表
其封光裕嘗從余遊余故識公不虞公之不久斯世也
聞光裕之請則愕然因為纂其世行俾歸而樹之太史
氏曰保定為今畿輔近邑方之有漢蓋內史所治五陵
杜霸之域焉史稱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彌文就末僭侈
浮俠今其事與古豈異哉廼公負奇矜節侃侃自信居
官則以才守著聲理家則以本業施後不類史所謂五
陵者固不化于俗哉將燕趙多奇有古遺烈也

廬州府照磨東山李公墓表

苟有君子曰東山李公者諱浚字公遠其先猗氏人也
勝國時徙縣之朱呂村籍焉曾祖文質義官祖壽義官
配王氏父銀國學生配蕭氏繼張氏公蕭出也李氏自
文質公以貲雄閭右嗣後子孫蕃碩遂為邑望族及公
益行誼惠愛著聞于鄉井云公韶年失母弱冠父復見
背祖母王憐而鞠之既成立事王備極孝養王年八十
後失明每食公必嘗之手以進晨昏定省未嘗一日遠
出比王歿廬于墓側蔬食水飲三年終喪不忍離親友
憐其厄百方勸之歸第弟滂字公達父歿後九日始生公
傷之載撫載訓俾之向學公達固穎敏因感奮淬勵迄

有成績充邑貢今為國學生撫諸姪不異己子嘗捐俸
為姪楠入粟補胄監兄弟同居怡怡然終其身無違言
其孝友天性也人有構怨者公喻止之必驩然兩解恤
困賑乏孜孜若不及其仁聞芳澤所漸河之南山之北
有頌聲焉匪獨里閭中爾公幼遊邑庠既不天應例入
監嘉靖壬子授南京西城兵馬司吏目辛酉陞廬州府
照磨未及任卒于南都時九月二十三日也距其生弘
治甲子正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八配晁氏平陸陰
陽官鳳來之女有淑德早卒繼趙氏侯氏馮氏馬氏子
男一人構邑庠生娶薛氏女三一適史第一適許茂楓

一幼公喪歸自南公達率構桷輦徙元配晁氏柩合塋于祖塋之壙有銘矣復屬予表其墓前蓋凡所以治其後事者罔不誠信若此太史氏曰芮僻邑也東山公欲成弟名遣公達之蒲學焉蒲人士無不樂與游者歲癸卯余偕公達省試晉陽得見東山公晉陽客舍色晬而氣溫與其弟語穆然若恐傷之雖客數數往來諦視其色乃罔不在公達也辛酉公達貢入太學而東山公歿余見公達慘慘神傷甚若孝子執親喪色竟不卒業歸治其喪事嗚呼茲其兄弟豈不信友悌可稱哉夫子孝弟悌庸行耳前史表見徃烈非有軒揭殊特的然關天下

大故者不垂諸紀載然而必有孝友傳者何哉良以民
彛天則斯道攸先而賢者至性深情有足風世焉爾以
余耳目所接若東山者雖質之史傳何惡焉是可表也

東山仇孝子墓表

明故旌表孝子東山仇公者諱朴字時淳潞安府南雄
山之東火鎮人也公幼有至性事二親以孝聞比居繼
母閭喪年六十餘矣三日水漿不入口形毀骨立非杖
不能起已而廬墓三年屏葷蔬食每伏地號慟冬月淚
輒凝為冰不解終禪未忍離鄉人士千餘人勸之始返
歸見親室頭觸庭槐而仆良久廼甦每月朔弦望仍詣

墓所哭臨如初家有畜犬伺公將謁墓則群隨之及墳而散厥後所居室瓦溝產白雀數十人咸以為孝感所致守臣上其事詔旌其門曰孝子故世稱仇孝子云初公從兄弟凡五人孝友溫恭濟濟競爽相與議立家範以貽訓于嗣人情理參平科條纖至迄今子孫守之同居六世矣凡海內稱義門者莫不推上黨仇氏公又嘗舉行呂氏鄉約身領約事三十餘年建東山書院以教鄉之子弟于是人識禮義盜賊屏息僧道遠跡淫樂不作風俗一新遠邇嚮化大哉孝德所推其徵于宗族鄉黨者若此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謂是夫公勁直

好義汲汲不倦當其心所不欲雖微不處方家範未立
時公尚幼一日宴賓有女樂君輦盛視之出而盡哇其
食故雄山人至今宴會不用女樂自公始也初為子煥
求婚某氏女既納采矣其家請從俗公曰吾家婦有不
遵家範者去之矧未娶遂絕婚更聘義門李氏女其處
家嚴密勤儉晚歲益精勵每日五鼓興謁先祠集家族
于有序堂申以修齊之訓群從子弟退而惴惴然奉教
唯謹鄉約既立乃設義廩以便歛散建義學以淑閭閻
築藥樓以濟夭死立義塚以葬貧乏併置義學田以贍
鄉之不能具束脩者迨書院既建又改正本村東嶽廟

為里社壇與鄉人春秋祀之賦徵急則先出家貲代里人完輸後唯計原齒收償不責其息歲告歉則自族人以及里社計口給穀有差又饑又賑且弛諸逋欠為叢塚瘞死者併給役夫費焉至如重四女之死節則親董其小嶺祠之役尊虎谷王公之學行則梓行其博趣齋之稿其樂施好義類如此也幼歲機警既長才具敏贍規畫過人父義官公自髫年以家事委之即有端緒以後遂任家政終其身錢穀金帛出其手無錙銖私間內外咸悅正德庚午流賊突入境東西二火罹害甚慘獨公能先時率闔家避去人服其識量于時兵燹之餘居

室煨燼君力為營構比落成視舊殆增壯云凡鄉約書院始所經營雖兄弟協議及其建置綜理則公獨任之屋宇器用無論內外巨細各有方列嘗製輕車駕鹿出遊觀者如堵又嘗以意製獨輪車渾堅輕利郡人則而製之號曰東山小車其巧思足喜也公曾祖述芳祖鑄父鶴母張氏繼母閻氏公初配王氏繼路氏董氏子男一人煥先公卒娶李氏女五人適武思彤李銜袁竺申去垢孫男一堦府學生娶袁氏曾孫男五承教娶鄭氏承志府學生娶車氏承緒聘趙氏承祥聘袁氏承統聘袁氏曾孫女二幼玄孫男一玄孫女一公生成化癸巳

六月二十二日卒嘉靖庚子八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
有八葬陽堰原涇野呂先生為銘其墓矣後二十有七
年為嘉靖丙寅公從子進士炅乃復屬余表于其阡嗚
呼家人之易睽也三人同處中一人異慮焉即其同不
可永矣而况不止于三不止于一也廼仇氏同居六世
當不下數百指顧獨無一人異慮者乎而敦睦之風在
久益洽至使環邑歸仁風行四達要必有由致矣夫孝
弟順德也孔子曰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
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東山公躬履純孝克諧昆
季創家範以貽謀子孫有厥本矣植範以身迪人以誠

體物以情齊衆以公使一門之內雍雍肅肅雖它有驕
傲且聞風易慮矣而况生其室由其訓者乎若是故乃
可久同居也故政無家國苟反身無實而任之徒法其
有能久者鮮矣

處士王公明仲暨配嚴孺人墓表

公諱寅字明仲姓王氏大抵皆王者之後其居太
原者族望最著出自周太子晉為姬姓隋唐以來交胤
蕃碩析處河東皮氏之墟代有顯者河東為今州皮氏
為今河津縣故州與河津之王同祖太原云公高祖元
一曾祖長一祖太一父健母葛氏生三子公其仲也幼

機警有心計居貨南北善與時低昂而取其贏用能世其父業平居謙巽言若不出諸口而實有膂力工金革之藝每水陸貿易同行者恃以無恐焉性耿介不耐人為嬖姁押闔態見必面斥之至于周急恤困唯其力不靳也處兄弟友伯兄蕩不事產業父病之陰以市店一所偽為券寄執友某人處冀以約其肆心後父之執友者淪盟持所立券計齒索負公予價如其齒以店歸與兄弟均析之蒲人服其義焉年二十九以疾卒于家配嚴孺人者于時方娠年僅二十有四矣公歿閱五月餘而子珪始生嚴孺人茹辛哺孤矢成夫志雖伯叔姑姊

所以諷諭者百端不易也屏鉛華斥綺繡不復御夜不出闕曰未亡人法當如是謝絕姻黨來往惟歲時一歸寧父母父母憐其少也則欲奪其志誓心而歸迨後不復歸寧父母家其烈如此事舅姑曲盡婦道舅歿姑亦已老且目不能視孺人晝夜侍寢食衣帶不解扶持便溺時時自驗視或出執中饋未須臾姑即亟呼之不能離也病篤則出金珠環珥一篋付孺人曰以此酬孝婦勤苦孺人哽咽受姑卒仍與其妯娌三分之孺人性慈惠遇人有恩禮族黨間男婦長少無親從遠邇相與皆以母呼之子珪既長娶張氏生孫今中丞公輪而張歿

孺人既軫念中丞公之穎秀而多病也且憐其失母醫藥飲食所以保護之者百方六歲造就塾師比夜歸則宿之榻側而撫摩之五更覺則呼名以訓迪之已而中丞公遊郡庠領鄉薦家聲振振起孺人慰且泣曰未亡人忍百死有今日庶幾見良人于九原有辭矣嘉靖壬辰孺人壽八十三歲而終侍御穆公疏其節于朝詔表其里方公歿時有二女歿後生遺腹子珪孺人煦育成立嫁其女李銘闔仁為其子娶張氏繼娶祁氏李氏高氏是生孫男三長輪即中丞公娶何氏次軫娶洪氏次軻先卒孫女二一適景鏞一適楊紳曾孫男六闔先卒

闕聘楊氏闕聘杜氏門聘李氏闕聘雷氏問幼卒曾孫
女六一適生員景賓一適恩生楊俊彥一適潼關衛指
揮應襲黎從政一字張四象一字柴嘉霖初公權葬文
學村祖塋及孺人歿中丞公卜兆保泉里之張劉庄遷
公柩合祔焉迨中丞公登進士歷中外授節鉞駸駸尊
顯矣深惟祖德念所以厚其終者未稱迄歲辛酉遂啓
公域廓而輪囷之乃徵余文以表于隧前嗟夫余閱圖
史見古烈女貞婦之行衆矣雖其高標峻節異致殊途
大約守死從一夷險不變即其清芬所暢固已掩中閨
而特秀矣矧孺人以婉婉之質常淑艾之歲邁不夭之

運鮮同義之助隻身傍徨子育遺腹寧百憂是罹而惟
夫宗之恤卒能纂禰祀于有承啓簪紱于方熾者哉推
此志也雖與皦日爭暉秋霜競厲可也公蹈義不回臨
財能讓而得年不永靳施于身三世之下其子姓之繁
茂昌大若此昔人謂善惡禍福之報至子孫而後定顧
不諒哉